

美國保得住鄧小平嗎？

張京育

不久以前，美國幾位專欄作家撰文，主張不要激怒中共，以免破壞美國與中共之間建立未久的脆弱關係，而影響及美國以中共制衡蘇俄的策略。一部分美國報章社論，也予以配合。持此論者顯然在向美國當局獻議：不要激怒中共，而應向中共示好。但根據事實，美國要對中共示好不易，使它不被激怒，尤為困難。

卡特總統，銳意謀求與中共建交，完全接受了中共所提三條件：斷交、廢約與撤軍，甚至還放棄了自華沙會談以還堅持了數十年的美國一貫立場——要中共正式承諾不以武力犯臺。

建交以後不久，中共又要求卡特政府廢止中美民航協定。記得美國政府在宣佈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後，曾派遣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來臺會商。當時他曾鄭重說明：中美斷交後，中美間五十餘條約和協定將繼續有效。後來在臺灣關係法裏，也有明白的規定。可是中共提出廢止中美民航協定時聲言，如該協定不予廢止，便不可能簽訂中共與美國間的民航協定。在討好中共的原則下，卡特不願臺灣關係法的簽署墨藩未乾，即向中共屈服。

一九八〇年五月，美國國務院通知海關當局：凡自中華民國輸入的貨品，其在包裝上標明中華民國字樣者，不准進口。這件事極可能也是出於討好中共的指導原則，但卡特政府却遭遇到國內各方的指責和嘲笑。有人提到，準此原則，則所有貼用中華民國郵票、蓋有中華民國郵戳的信件，也都要退回了。雷根總統在競選期間，便曾多次提出指責，不少參議員也仗義執言。國務院感到吃不消，便迅速的收回成命。

中共自恃可以扮演一個反蘇角色，要求無已，而且討價也高。它要求與美日建立反蘇聯盟，要求美國提供經濟及科技援助；要求美國售予最新式武器，同時要求美國勿以武器售予中華民國等等。如果美國政府樣樣承諾，無異聽其差遣，否則，就會被批評：「激怒了中共」，說什麼：「中共可能提強烈抗議」，「中共反對荷蘭出售潛水艇予中華民國就是在警告雷根政府」等等。這一類的言論，很像是為中共幫腔，來約束雷根；和以往影響卡特一般。

可是，大選以後，美國民意有了顯著的轉變，那些「不激怒中共」的論調，已不爲美國朝野所接受，並且遭到駁斥。因此，一些專欄作家和報章編輯先生們，雖然仍然努力阻止雷根總統改善對中華民國的關係，甚至連依臺灣關係法行事，都要加以限制，不過，說法改變了。他們說：鄧小平地位不穩，中國大陸政局動盪，如果鄧在處理對美事務上再不順手，很可能在國內遭受圍攻，因而失勢。

以上的說法，未免太離譜了，所以有人稱之爲「保鄧運動」。卅年來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派系鬭爭，層出不窮。以前的劉少奇、林彪，和當今的江青、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這些中共領導階層人物，誰能保證自己的政治生命能維持多久？特別是鄧小平，他已經是幾起幾落。今天他地位不穩的原因很多，都與對美關係無關。美國要扶住他不倒，那就註定了會捲入中共內部的鬭爭漩渦。

首先，鄧小平以十足「復仇」的態勢，審判林江集團，原先，很多幹部主張縮小打擊面來整肅四人幫，鄧力排衆議要擴大去做，要把公審延伸到地方階層，來根除文革餘黨。這種做法，自然樹敵日多，也使基層混亂愈來愈嚴重了。

第二，他力主起用專門人才、管理人才，來接替目今管理公社、生產隊和工廠的那些只紅不專地方領導分子。這完全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基層裏那兒有那麼多專門人才和管理人才？如果在地方上或農村裏苛求學識水準科技才能較高的人，獲選的可能都是來自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子女；而這些人是一貫被列入黑五類的分子。如果真正照鄧小平的意思去做，無異掀起另一次大規模的「紅」與「專」大翻身的社會大革命。爲此，鄧與許多省市當局鬧得失和。

第三，鄧小平推行前所未有的退休制度，並主張削減國防預算，看起來都是合乎西方企業家和行政革新者的胃口的。可是前者實行起來，便要把過去黨政軍元老——特別是軍方頭頭們——原本可以長期享受的地位、勢力和特權一筆勾消，而且是立即生效，因爲無論把退休年齡訂得多高，他們都早就超過了。後者削減國防預算，主要的是裁減員額。在武器更新方面，不但不能減，而且還要大幅度增加。因此，大致要有幾十萬紅軍官兵被裁，要遭到下放或遣散。所以最近在中共軍中，上上下下，都對鄧大爲不滿。

第四，鄧小平第三度復出以後，大大的放鬆管制，一時大字報和民主刊物猶如雨後春筍般的在各大城市出現，說出了青年的心聲：反對特權，提倡法制，爭取自由和民主。他們都以爲這些是會獲得鄧小平的支持的，特別是那些曾經參與天安門示威事件的知識青年，把擁護周恩來、鄧小平和爭取自由民主當做一回事看。沒想到鄧會突然高舉「四個堅持」，套用毛澤東「鳴放」手法，把魏京生等下獄，禁止大字報和地下刊物，全面鎮壓還在萌芽時期的民主運動。青年們因此視鄧爲第一號敵人，再加上目今被下放在農村裏的幾千萬青年，極端不滿中共政權，在這種情況下，鄧的地位何能穩固呢？

第五，鄧原來和葉劍英一羣元老結合與華國鋒一夥合組三頭馬車式的集體領導。在葉的居間協調下，一切以謀求政治安定爲

前提。但鄧野心勃勃，先後把華的黨羽排除，已使葉難堪；如今，連華的「黨主席」虛位，也要一併革掉，氣得葉劍英遠走廣東。如今，鄧因處境艱危，派了胡喬木等赴粵邀請葉劍英「入京」，但是了解鄧個性的人都知道：鄧葉之間即使可以勉強獲致妥協，也不會長久的。

第六，最嚴重的是：大陸經濟情況的惡化，已暴露在人民眼前。他們澈底了解，在有生之年，生活不會有所改善，因而信心盡失。鄧曾經高舉四個現代化的旗幟，來鼓舞農工大眾的工作情緒，他不知道這種「望梅止渴」的把戲，祇是在小說上奏效過，對於九億赤貧的民衆生活的改善，不可能有奇蹟出現的。他當初把老百姓的期望提得那麼高，如今「四化」落空，又怎能安穩的維持他的領導地位呢？

由以上可見，今日鄧的地位不穩，決不是他處理對美事務是否順手的問題。試問，如果美國同意提供若干軍火給中共，鄧的地位便會立刻穩定下來嗎？再說，如果美國政府同意不循臺灣關係法出售武器予中華民國，以上所舉六大項難題便會消失於無形嗎？

再說回來，在中國大陸上的老百姓，特別是知識分子，基本上是支持和美國友好的，他們尤其憧憬於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他們才是美國在中國大陸最可靠的朋友，而不是鄧小平。

有些專欄作家特別指出對我出售軍火的問題，他們認為如此做法，會激怒中共，甚至說雖然在臺灣關係法中有規定，但建交公報的了解是不同的。吾人要問：如果美國國會兩院一致通過並經總統簽署的國內法的效力，還不及總統單獨與外國元首所發表的公報，那麼，國會何必還要討論和通過那些法案呢？美國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的三聯制，又如何有效施行呢？

最後，人人皆知，今天與美國打交道的國家遍佈全球。如果美國當局要對每一個名為「友邦」，實係敵對者的國家，小心翼翼的不激怒它們，更要避免採取任何足以影響當權者在國內政治地位的行動的話，那麼，今後雷根政府便會「動輒得咎」，而祇可「無爲」而治了。如此，雷根總統又怎能實現他的抱負——來恢復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威望與信任呢？